



# 大学城 周刊

## 刊首语

人的伟大,在于灵魂;大学的伟大,也在于斯。我们大学的灵魂是什么?伟大乎?至少我们此时不敢妄言。

此时,正是秋风乍起的季节,空荡荡的校园有些落寞,名校院落里迎来的游客不乏实利之念,多有俗世之望,这也许无可厚非。但遍布乡野街衢的学子们在读什么?在想什么?在干什么?不知散发怎样的灵魂味道?

忽然想到南宋庄季裕《鸡肋编》曾记载的这样一则民谣:“若要官,杀人放火受招安;若要富,跟着行在卖酒醋。”时代当然不同,“官”与“富”在人心中的位置却不容小觑,一代一代的青年被拐上名利的高速路,实在让人不知说什么好。

世风不容乐观,想一想当年面对礼崩乐坏的孔子,其内心的感念是否如今天的我们?

他说:“天下有道,则庶人不议”(见《论语·季氏》),朱熹解释说:“上无失政,则下无私议,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。”(朱熹《集注》)是耶?非耶?我们又能说什么?

这就让人想起了鲁迅,不仅让人想到鲁迅关于教育的言论,还想到了因鲁迅命名的文学奖。对这一切,相信大家各有所见,最好是冷静的反刍和思考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的太多,只是你要有洞见事实和真相的锐眼和勇气。当然,清醒者的无言也是立场,也是态度,也是表达。故天下是否有道,和庶人议论什么无关,关键是庶人的真心话我们是否能够听到。

对一个国家而言,青年人的真心话往往是最为关键的,无论我们的青年身在何方,其心其魂有着怎样的识见、纠结和躁动,我们都愿意等待着他们真实的声音。

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鲁迅为田军(萧军)的《八月的乡村》所作的序言,想到在只有1200多字的序言中鲁迅三次引用的爱伦堡的那句话。鲁迅说:“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,他说,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:‘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,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,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。……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,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。’”鲁迅说:“这末两句,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。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。”

顾炎武曾言:“故士大夫之无耻,是谓国耻”(《论廉耻》)。

不知我们的青年大学生们(包括那些教授们)怎么看、怎么想、怎么讲?